

台灣——真正的中國

(原文載St. John's University: Alumni Magazine, Winter, 1969)

薛光前著
鄭鳳和譯

在亞洲東海岸外的西太平洋上羅列着許多山的島嶼。與亞洲大陸陸地最接近的狀如弧形連鎖的島嶼就形成了該大陸的屏障。包括金門、馬祖及其它小島的台灣，乃是此弧形連鎖島嶼的一部分，並為介於日本與菲律賓羣島間的最大島羣。

以往被稱為美麗寶島的台灣，總面積為一三、八八五平方哩，較荷蘭的面積稍大一點。人口將近一千四百萬，多於比利時與希臘。

在歷史與文化上，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個主要部份。一六二四年，荷蘭曾侵犯並統治了這個島嶼。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西方人稱「國姓爺」者，從荷蘭人手中光復了台灣。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中日戰後，台灣被割讓予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台灣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又重歸中華民國的懷抱。自此以後，它就成為這共和國的一省。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後，台灣就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首都。此

一政府係根據一九四六年施行的五權憲法而於一九四八年建立者。採內閣與

總統混合制。總統蔣介石，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被第四屆國民大會推舉連任，於同年的五月二十日正式就職，現在正擔任他的第四個為期六年的職務。除了中國國民黨——主要黨以外，還有其它兩個政黨：中國青年黨與中國民主社會黨。

台灣地居亞洲一個極端重要的位置。就軍事上言，這島嶼有一個特殊之處，即在比例上從軍的人數較此區域內任何他國為多。它擁有陸軍四〇〇、〇〇〇人，海軍五〇、〇〇〇人，空軍八〇、〇〇〇人，此外還有七〇、〇〇〇人的後備隊員……。這現代化的部隊，已阻止了達到五〇〇、〇〇〇人之多的共軍，在廈門北部四周環山的海岸地區的活動。否則，這一股巨大的共軍力量勢將受到充分利用以加強在韓國或越南的緊張情勢。

更重要的是，台灣乃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真正遺跡的儲存處。自從中國共黨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人民的傳統價值已被大陸上之共黨子

以猛烈的摧毀。而在台灣，大家却全心全力地推動文化復興運動。旨在恢復並發揚孔學精髓，極受全球非共黨華人的贊成與支持。事實上，台灣是所有亞洲人民希望的燈塔和自由的堡壘。無論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台灣是我們在反抗共黨擴張的奮鬥中最堅固的基地。它是一把刺向中國大陸心臟的利刃。台灣的穩定與繁榮，足以提醒人們，雖然共黨在中國大陸暴力統治了約二十年，仍不能控制中國的每一個部份。

我最近一次訪問台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使我確信台灣在社會與人類進步之工作上確已達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文化與教育上也有着相當的績效。位在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藝術寶藏所之一。完全根據傳統式樣，並以最精良的技術建築的陽明山的中山樓與華岡的中國文化學院，最能代表中國的藝術與建築的技巧。單就中國天主教所創辦的輔仁大學來說，它的成立正顯示東西方文化的互相貫通。

在台灣，所有滿六歲的孩童都要接受小學教育。從六歲到十二歲的學齡兒童進小學的比率已達百分之九七·四。小學畢業以後，百分之六十·九的學生進入初中或初級職業學校。自一九六八年九月起，義務教育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在義務教育延長後之第一年內，學生升至初中的數目將增加到百分之七〇，第二年至百分之七十八，第三年至百分之八十三。在下一個三年內，為了此項目的預算，估計約為新台幣二、八五五、五一〇、〇〇〇元（四十元台幣相當於一元美金）。由於延長義務教育及加強科學教育之新計劃，明顯的導致了教育很快地調整至技術進步的時代。

為了提高教育水準，國際間迫切需要更多的文化與教育的交流。聖若望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已與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建立了一個交換計劃。自一九六九年九月起，凡從台北這間研究所畢業出來的研究生，經過檢定考試以後，將被保送至聖若望大學繼續從事歷史方面的深造，當一個從聖若望亞洲中心畢業出來，並經過檢定考試的研究生，也將被保送至台灣從

事中國文化與語文之研究。每個人將在相對的那一國停留兩年的時光。這

個新的交換計劃，是除了已存在的聖若望大學亞洲中心與華岡的中國文化學院之間，互相交換兩位研究生（每個人有兩年的研究時間）的計劃以外的。另一個計劃。

我們確信，與被研究的國家作實地的接觸是絕對需要的。

聖若望大學，成立了一個中國藝術的收集所。而在台灣這方面，我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已達成了一紙合約。根據此合約，我們將把所有我們的出版物寄給國立歷史博物館，反之，我們也將得到中國博物館贈送的重要藝術物品。這個計劃將會使我們的特殊收集物有所增加。

事實上，中美合作在經濟發展方面已獲致顯著地成效，以致美國的經濟援助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停止。由於有效能的經濟管理，加以社會改革的幫助，已使勤勞的人們替國家的總生產量每年平均顯著地增加了百分之八，達到幾乎三十五億元的數目，此為一九五〇年的四倍。從一九六七年農家的消費額較一九六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八中可看出，在台灣的農民正在享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再自工業發展觀之：一九四六年，在台灣只有六、二三五家辦好登記的工廠。而在今天，註冊的工廠已增加到二七、九四六家，大多數是輕工業，以化學工業居首。在農業方面，台灣不但能自給自足，而且可以外銷至亞洲其它國家。一九六八年，蓬勃的對外貿易額預計可能達到總價八十億元，且以工業漸漸地替代農業作為經濟的支點。

中華民國貿易和經濟能力的不斷增加，與為數不大但正在增加中的技術援助計劃，已使它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尤其是亞洲非洲的非共黨國家中，聲譽日益提高。一九六一年開始實行之「技術輸出計劃」，當時尚不為人所重視，一年的預算也只不過區區五百元美金而已，但是今天，竟已有一、二三位技術專家分散在世界上二十七個國家中。

今日，台灣人民已享有良好的生活，在東亞地區，其生活水準之高，僅次於日本。這種成就應歸功於許多因素。而其主要的因素乃在於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政府自以前地主的手中徵收適於耕種的土地，而將之分配予農民。政府則將他們所擁有之農林、工礦、紙業、水泥四個主要公司的股份與債券付予地主做為補償。

土地主利用這種閒置的資金在省內從事更多的工業發展，以致帶給他們自己更多的財富。實際上，台灣每一個人都自此項成功的土地改革中獲得一些

利益。

土地改革通常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無論如何，土地的新歸割，將會招致農業結構及其制度的完全改革與調整。

土地改革若單單只為了公平起見，則不免會導致經濟資源的分配失當。假如土地改革是為了要誘使經濟發展，它就必須要增加農業產量——但是，這將會是自然的結果嗎？由台灣的例子中可看出，土地改革已獲致成功，且達成了其最終的目標，因為在地方上，它透過社團發展計劃，在全國方面，它藉助中央政府的實際行動與其它計劃配合進行。它不只是一个很錯綜複雜的工作，需要在整個經濟發展範圍內好好的合作運用，而且需要對於涉及人民的社會與文化的生活的問題作認真的研究。

基於此種理由，聖若望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正計劃展開研究計劃，以客觀批評的態度去研究台灣經土地改革而導致的重要問題：

一、都市化：土地改革在都市生活方面已產生了驚人的影響。發展鄉村急需有計劃的使都市現代化。都市化的國家正面臨着土地分配與活動空間的難題，而不單單是土地本身的缺少。在一個正在開發中的國家，譬如在台灣，城市裏的空間問題，乃是與衆不同的。如何安置從遠處農村大量湧進的人口？要想使紊亂變為秩序，要想使城市能被充分的利用，要想阻止壞的發展，並鼓勵必需的公共設施的建設，政府就必需在土地的使用上建立秩序。在形成使用都市土地的方式上，有三種可行的工具：條例、土地稅收與收穫歸公。

二、人口方面：經濟改良自然導致較高的人口出生率，不過台灣沒有足夠可資利用的土地，不能確切保證大量增加中的人口能享有一個充裕的生活水準。目前，在一個只有一萬三千平方哩之領土上，竟有一千四百萬人。除非人口生育能加以節制，否則經濟發展所獲得的成果，大部份將被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但是，在保持孔家傳統，仍然盛行孔家所偏愛的大家庭的台灣，這種政策能夠實行嗎？

三、資本：在一個正在開發中的國家，例如台灣，大多數的人民，特別是農人，已有大量的餘錢可供儲蓄，這些積蓄，可以使經濟由停滯狀態變為生氣蓬勃。但是有一個問題：如何將這些存款投資在非農業方面？通常這些新資本都存放在銀行。除非個人有獲得利益的能力，否則，很少有人會把資

本投資在新的企業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剩餘的資本，就必須將國家現行的法令規章加以全盤地檢討改進。它需要專業化與社會合作的新形式，質言之，即一個新的企業精神。

四、社會行為：由於經濟急促的成長，粉碎了固有的社會結構，並改造了社會行為，特別是對年青人。家庭制度、婚姻、崇拜祖先、性關係、孩童的規律與其它的社會習俗，是要做根本的改變與調整。少年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幾乎還不為人所重視，却已威脅了中國社會之基本結構。社會娛樂也已變得極端鄙俗。人民率於將此歸咎於受了「好萊塢風氣的影響」。這是否是真的？問題是在社會——文化生活的總轉變中，當地的傳統還能持續到什麼程度？

五、文化的觀點：在台灣，經濟的成長已漸漸取代以往多年來所強調的維持原狀與形式不變的情形。使農家擁有土地，並灌輸其新知識及新方法，可使其個人的創造和改進得到好的報酬。報紙、電影與文學作品中處處流露出這種社會上的期望。大學變成社會蛻變動力的處所，而不只是求學的地方。

但是如果沒有許多個人足踏實地的去苦幹，經濟發展的加速成長仍難獲得。雖然有人對目前的情勢看好，但是，必然地，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六、政治緊張：人們通常相信經濟的成長與安寧將會形成政治上的穩定。其實並不一定會如此。經濟成長比率上之不平衡，也能成為政治緊張的主要因素。在台灣的耕地改革，像其它地區一樣，不是設計出來用以滿足相對的兩方面。如果佃戶有所獲得，就會使地主吃虧。許多在未改革前的日子中，曾具有廣大的政治影響力的地主，現在成為真正受害者。這種利益的衝突的不愉快，但是，保證一個持久的和諧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與極大的耐心。

七、公共行政：在開發中的國家，常常缺少職業化的服務，又有太多各自為政的機關，又有集權的毛病，如預算與計劃等方面，都常作得不適當。

教育機構訓練為公眾服務的官員也做得不够完善。反對黨遂藉以攻擊。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已與密西根大學合作，開始一個實際訓練的計劃。這個計劃

究竟有多少成就？美國或聯合國技術援助計劃在這情況中又作了些什麼？

雖然亞洲每一個國家租佃制度的細則不相同，但是主要的難題則是一樣的？為什麼有些國家的改革已獲致成功（例如在台灣的改革），而有些國家無法達到他們的目的，還有些國家却還未開始其改革呢？由許多方面看來，耕地改革的實現是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的一個先決條件。無論如何，改革乃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但是它的本身是不穩定的，並且是在一個不斷變遷的情況中，它常轉向各種不同的方向，且必需面對各種不同的問題與困難。

雖然大家都體會得出土地改革後的好處。但不是大家都充分了解由此計劃中產生出來的巨大力量與變動力。雖然台灣還不會找出所有的答案，但是大家都很努力地設法克服這些困難。跡象顯示，台灣能夠保持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最後達成國家的統一。對內來說，極待文化復興，對外來說，渴求溝通國際間的合作。台灣需要藉助西方的物質文明，繼續增進資源與社會進步。同時西方也可自台灣得到文化上的利益。東西方文化勢將在目前的中國——台灣——會合。

在這一方面，美國深受影響。甚至在經濟方面，若是不增進人類間的互相了解，她就不能達成她的目標。現在已有八十家以上的美國銀行與工廠在台灣設立分行或分公司。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六月，美國已投資了一三五、九四九、〇〇〇美元。而形成了一個非常緊密的經濟連鎖。美國技術與經濟力量的支援，是否能使一個新的發展區，如台灣，達成真正地工業化與現代化，必須好好的加以嘗試。

要獲致成功，我們必然需要更多對人類的文化與語言有足够的知識的能力，幹美國商人、工業家、銀行家、教育家、教師與社會工作者。到底，我們是與人相處，而非與物相處。雖然和平工作團已供給了好的計劃，但是尚不夠完善。無論在台灣，或在亞洲其它地區，若要使任何事都成功，絕對需要對人類更加了解。

聖若望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已委託他們自己去獎勵研究中國的人民與文化。自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五日，聖若望大學成立百週年紀念期間，將在Jamaica Campus 舉行一個討論現代中國的座談會。將有十八位以上傑出的中美學者參與此盛會。聖若望的校友，為了此項特別節目，還贈與母校一件禮品。我們非常高興能發起此項國際研究的特別計劃。